

橘

洲

文

集

橘洲文集卷第四

詩

和史子由主簿食瓜

鄰翁種瓜時翠蔓不忍觸提携落吾手割裂亦甚酷
相如方渴時想見價金玉沉浮及桃李一世謾貂纘
注泉挹甘寒落帶驗香熟精神發良夜清坐定更僕
無使妨盤餐開端自醞醕

送王性之子仲言倅公赴泰州代方處敬

山陰故侯家受射幾世世袖有換鵝經父子固多藝
日高卧東床吾祖得佳婿春風鏡湖波一夜雨新霽

得句見眉睫，鬱鬱正相似。先秦多古書，歲晚足奇字。盡載米家船，長虹貫都市。平章要風月，幡然適千里。論士當及時，鹽車有驥駒。善護千金軀，斯民望桃李。拳毛騫唐唐，太宗所乘馬。御墨親題其下。

太宗自是人中龍，黑闥未當鬼蜮雄。穀城洛水龍自若，夫遣此馬收全功。歎然一擊雷電起，智名勇功不入耳。身當矢石不忍嘶，我寧飲血不飲水。人間只作拳毛看，誰知忠義事所難歸來。四海一家日錦茵，却覆黃金鞍。萬金賴有不死藥，御手摩挲箭痕落。西風顧影，長鳴身在天閑意。沙漠驃驃在，御臣的盧郭。

家師子誠僕奴畫師畫肉不畫骨權奇無乃天之徒
寶墨淋漓三十六幾代流傳到華屋真人固在馬不
亡其巍驚駘費君粟

賀李大著

巽叢之子字仁甫

眉山縣前江可憐昔人飲此俱成仙只今獨數蘇與
李豈伊親濯玻黎川功名事業天所斬况復真宰持
其權先公用舍誠有道不愁軒後真無傳道山人物
今第一蒹葭玉樹猶依然東南弱水三萬里亦有鶯
鶴來翩德至人活國豈無術丹砂烏喙堪同年衆工
可笑不解事顛倒規矩求方圓向來資育嘗賈勇彼

嘗有力能回天，公今已不負。世學蠹先鷗鷺，高騰騫
蕙蘭。惜取董狐筆，父子相繼書凌煙。

送孫季和知縣赴常熟

援寒不怕春風顛，已許桃李同嫣然。今人政自無此
手。昔也子貳令琴川，爭名固淺丈夫事。公益走避如
雲煙，共惟聖學本。心授不敬莫大，中無傳舌行。敢後
天下，古百年人物猶拳拳。風流往往入詩笥，經濟一
一歸民編。板輿扶上醉鄉日，竹溪便喚姑蘇船。誰云
弱水不可到，政成我足蓬萊仙。

樓尚書生日

辛大防

歲行丁巳生公年一周甲子初回旋壺中日月自長
久我身曾作蓬萊仙霓旌何爲下南國伊傳事業須
林泉晉中抱負五色石晴窓撫弄供磨治古今成敗
幾頭緒酒澆不下仍橫咽援琴一鼓天地靜萬象起
舞加清圓新詩往往到紅葉門前流水人爭傳世間
樂事唯我有錦衣鶴髮同驩然天公有意誰得解功
名自古俱華顛鹽梅霖雨入吾手母子共醉春風前

張約齋生日

何年麒麟飛上天下眎平地爲秦川九關虎豹不敢
却爲作南渡中興年扶持斯文一鳴世金鐘大鏞方

在懸百年人物有如此舊山喬木今依然人言廣平
心鐵石梅花作賦猶清便爭如萬象落吾手顛倒搘
拏無留妍曉窓沉水旋和墨雜花落紙如雲煙間渠
少室果何事一笑粲發成真傳春風正墮散花手亦
有舞雪相回旋願公道眼皎如日我欲以壽東家禪

病眼有作

短短秋簷合近書經旬看碧却成朱半生始識空花
面咫尺還應拄杖扶淚睫隕珠緣底事金篦刮膜未
全疎自憐老共元非病羸得工夫到物初

和陳進道教授後堂瀕水小閣扁曰浮家

市聲中斷屬河清。鷗鷺無情亦有情。不與狂瀾同之泛。故留明月作牛生。一樽寧共彭宣醉。畫室肯容西子行。不是主人風味薄。門前弱水即蓬瀛。

簡秋官

寂寞江郊只病身。故書時得想。輪囷無錢未暇招。陶令有意何妨學孔賓。龍葉披衣猶向佛。虎凶着帽更何人也。知造物憐吾老。木槁灰寒得再春。

和張蒙山韻

老覺溪深杓柄長。舉頭三憇目無光。試尋西陌東階去。却得南窓北戶涼。好鳥闢心誰是夢。明珠論斗不

勝量束書莫作癡兒事，一辨先師未了香。

題犀浦張震仲竹齋

窓明紙辨四時綠，眼老何妨五車讀。江湖商客不盈腮，
月露清滋漱慰吾。獨淋滴舞茵不解醉，顛倒飛花有如屋。竹外寒溪聞此盟，束書一笑趨鴻鵠。

呈胡舍人二首

東觀何如棗樹家，綠綺歸蹊故園沙。誰知木鏡中人物，
香識爐烟上。鬢華儘有春風飛，燕子豈無詩興到。
梅花自憐老子歸來晚，不得不追臨八月槎。

官閑無事只深禪，齋戒何曾廢。客烟總是老夫貪佛

日未妨天眼識公年，江湖滿意藏詩笥。
鷗鳥無心傍客船，參井黃昏雲霧裏。

次韻施伯才除文

年來白髮爲誰新，恰受愁邊五月春。
官燭吹花方作夢，東風卷地已無人。
今年有酒公須醉，明日無襦子莫嗔。
香案已催朝玉帝，何如剪紙奏錢神。

次楊綿州韻二首

夜潮明日淵東西，故國征鴻各自歸。
白璧一雙唯我在，行年六十似公希。
人生自是專城貴，道眼何曾與世違。
臘種春風付桃李，等閑人共惜芳菲。

我自吳頭楚尾來，射士一見故相猜。
文書已作牛腰束，閭閻仍須燕尾開。
江近危樓才咫尺，眼懸落日殆千回。
名成莫訴歸來早，要學峨嵋翠作堆。

古城蘭若有竹數百道，人築牆而疎逃之。
十有九居于外，或以淨香名之。取少陵雨
洗娟娟淨之語，殆少吾此君也。故以此意
爲出，一謡贈之。

豈無四海老兄弟，恐墮春風年少名。
晴簷雨見天日，面夜雨共傳笙簧。
聲淋漓素壁，江國在參錯拂衣花鳥驚。
驚波亦群龍護持，一此中七字有堅城。

和李磬庵雨中見寄

茅簷何意作秋聲，未放東風入紫荆。
短褐不眠成永夜，寒更數盡到諸兄。
早知廉簡今猶在，自許夔龍意甚明。
世路崎嶇吾已了，一盞風篆爲誰平。

和張寺簿功父得祠

碧海鯨魚快一逢，不爲夜雨泣秋蟲。
神交已極天人際，玉立仍餘國士風。
故壘山川成舊恨，今年桃李着新功。
却應袖取經綸手，留待君主復沛豐。

又自官舍夢歸南湖

夢中身世亦閒關，覺後懸知去不難。
陶令歸來猶有

酒子雲老去不遷官時供採擷花千樹醉共園樂竹萬竿想見春風更啼鳥沉香庭院不勝寒

又和丐祠未報

黃金羈勒闕天閑何似春山苜蓿閒白按轡邊餘旄
纓烏皮几外即塵闕龍蛇太澤公真是虎豹重門孰
可攀示不忘君還有道卧聽人語赴朝班

又和病中遣懷

聞公多病正緣詩酷似梅花太瘦時故憶主人鷗夫
近尚留賓客鶴歸遲把麾安復追蘇子鼓瑟無因覓
孺悲已辦扁舟輕似葉明年貞到習家池

又和歸南湖喜成

吏退文書苦未醒，湖光噴面適全輕。
風從北戶來披拂，龍傍南枝管送迎。
許我杖藜來宿昔，觀公詩律息前生。
藝蘭九畹辛夷百續取離騷，更老成。

用山谷題借景軒賦史薄清蒸

竹君如余子，參張友。此百十庸可，傷聽渠風雨。夜深語撼我窓，几無邊涼起來顛。倒急穿襪直恐吾，廬變林樾却煩清影過。墻來已約姮娥借，明月。

嘗_音拉壽居仁訪，青山性老是。日小舟抗斷港，進退不能幾至。興盡薄莫叩關少慰寂。

寥之嘆居仁有詩次韻以謝

祗知春在浴，是行杯水才堪一芥。航拊髀，最宜歌欸乃，倚舷唯聽夢。悠颺已愁落日低，千嶂寂見清風闊。一堂拉掌劇談吾，浪語君如網目有條綱。

上劉左史二首

鄰下家聲晚，更高南朝徐庾總。兒曹向來霖雨無雙手，多在秋風一二毛舌本。旋流甘露婉詞鋒，久淬鸕鷀鸕膏已知造物叮嚀意。鳴鶴如今在九臯，不爲窮愁始著書。一燈今與影同孤，從公亟欲聞奇字。隨世無因識故吾，賴有霜鐘當北道。不應望月自

西湖舉頭更覺天人近，環珮聲中試一呼。

十一月二十八日大雪有感

曉夢寒窗

動地飛花變鶴林，天低直欲近牆陰。共知一飽明年事，
謙識三號此日心。東望眼穿秦望日，西湖淚入鏡湖深。
無邊真宰淒涼意，祇比妻涼直萬金。

送林擇之至五夫

不學相如故倦游，身唯晏子一狐裘。眼明自可空群象，筆健何妨力萬牛。許我春風還帝所，多君雪浪轉船頭。
愛山堂下平生夢，試問梅花可忽不。

題張以道現庵新成

春風窓戶雨初乾，恰愛西湖一鏡寬。
倒影絕，憐飛觀近鷺，榔不入莫濤寒。
吾伊聲斷聞鶴下，舴艋舟輕喚客。

客難題作

現庵真瑰否，憑公爲問約齋看

和汪仲嘉尚書寄樓文姍尚書韻

明白征帆取次飛，何人解識箭鋒機。
回瞻北闕君恩重，莫遣西風酒力微。
早爲漢庭歸籲俊，未妨周易去研幾。
適齋老去詩猶健，聞道行歌畫錦歸。

病臥岳林有懷諸公

庭樹無風夜沈寒，毗耶室裏霍票姚。
自知示病非天授，不必觀音已意消。
夢裏忽逢三語掾，江頭又報五

更潮歸來，莫誣人癡絕。悞了諸君楚些招

和紅梅

此花不是施朱手。醉裏何妨取次開。地近恐遭繁杏
汙。月明先遣暗香來。爲君繞樹須平匝。老我逢春復
幾回。詩到柳州定消絕。向來安得比傳杯。

古梅

却盡鉢華固自奇。更憐鬚髮傲霜姿。百年可敬春風
面。四老仍扶漢惠時。顧影不知身嫋媚。嗅香全覽我
支離。殷勤爲注銅瓶水。青子纍纍定著枝。

送史同叔赴宮教

便催絳帳入王扉。肯落先公第二機。一丁鷄未嘗報薦。
白諸生今始識。搢衣寬如北海。何妨醉清似西湖。不
解肥。但得家聲振金玉。萬釤何必問腰圍。

送史固叔通判過雪川

莫嫌畫鵠北風瞋。苔雪溪聲解喚人。一日便乘千日
醉。十分留得九分春。匣琴書卷先行李。虹星車獮委
後塵。屈指歸來須及早。滿城桃李正芳新。

和趙介夫除夜

北帝潛驅又弭鞭。那堪風物更凋年。此身蕩盪隨流
水。造物炮烹及小鮮。自喜鑄靈同益岱。誰能幡勝更

田田諸君此久須千首老子今唯十九篇

和史子美知丞月臺

乞得更籌，一夜寬傍簷。唯有斗闌干，須臾銀闕從空下。
想象冰輪不自寒，迫近天人無浪語。却因歌吹有餘歡，祇應王謝風流後。合作蓬萊第一看。

和月林清玩墨

謹識阜陵天上物，亦從潘李乞刀圭。半規肯博千金璧，四海仍傳一角犀。栢葉春齊初養鷺，蘚松歲晚復然膺。直須數子成家日，是我浯溪得再題。

和某

意適何曾較疾遲，戰酣夜漏繼。朝暉驪山信有無雙手，野老寧知第一機。靜等魚龍潛，夜壁迅如鷹隼擊。

秋園春風過盡，花無數我固無因。客亦非題智門宣弟不繫舟。

故著青山盡底圍，直疑挂起片帆飛。好風忽送潮聲近，啼鳥相呼樹影歸。老去六窓誰是伴，頽然一几自忘機。我初不作京華夢，分取松枝對客揮。

謝殿撰挽詞二首

自註

政自淵源出，聲連海嶽清。固應身列宿，何意晚專城。一代稱遺直，諸公畏老成。棠陰幾人淚，端復爲誰傾。

盛德真無愧，吾生亦有涯。
千金故人壽，兩部習池蛙。
磊落思前輩，交游念故家。
新阡在何許，目斷墓雲遮。

史太師入觀賜帶以不知官高卑玉帶懸

金魚爲韻寄呈十首

潤聲千歲貧，風聲萬牛吼。
春江穀紋面，一笑可忘不。
老不數汲黯，吾寧師子思。
黃金復加璧，勿遣虞人知。
人生易與耳，一飯當倚欄。
婦蠶子耕耨，辛苦輸縣官。
脩泉汲短鍊，太山寄秋毫。
赤松未必爾，勇去還渠高。
鴻飛在天末，弓繳不可施。
官池稻梨夢鵠近，鴛鴦早西湖舊時波。
夜雨改新綠，半規啼到明。
飛去寶屬玉。

東家熟黃粱，西家夢飛蓋。
起來試捫腹，閱人莫如帶。
冠以新故愛，履以弊故捐。
鎗銖在人手，吾衡亦徒懸。
何年卷霖雨，言由亦公心。
一犁不入土，無因致千金。
彌明晚不遜，不解世俗書。
鄰翁十升水，公無察漏魚。

剷暑戲成

風怒欲翻星，汗香仍浹膚。
物方矜外武，吾獨畏中枯。
璧月圍霜箋，湘波浸竹鋪。
爲君拚一飲，滿意說江湖。

倦夜再用前韻

飢鼠方吟星，飛蚊已贍膚。
稍虛燈火，讀徑作壁魚。
枯竹從風入，移床就月鋪。
曉鐘殘暑破，依約在西湖。

畫石菖蒲

太湖與鴈蕩相去二千里六月吾几間風雨丁蟬指

畫石與蘭

石怒不近人國香爾何有我以道眼觀無心得相宜

畫水仙梅山樊

生香故觸人異質偶同調喚作黃家花弟兄一語妙

元暉山水

孤雲起木末翠岫掩天半一窓明暗中乃有此遐觀

吳知府挽詩三首

妙年聲落落晚歲陳堂堂政出諸公右吾寧一老傍

園林春婉婉墳土沒淒涼孝友無餘事新詩入錦囊
小試半力在長驅馬足遲此生空抱負真辛執維持
道並湖山重民深雨露思何當十圍腰重作北窓期
千里頻年別人來數寄舊題紅葉處猶記白頭初
躋露危旃此庭蘭賦有餘摩挲東望眼歸泣向吾廬
題壽居仁遠浦歸帆

築室江南欲盡頭故將沙尾繫行舟如何落日蒼茫
外一幅西風去不收

和胡仲方攝縣喜雨三首

雨入黃梅故弄晴群龍須我一投誠此無盡藏君爲

主大良明珠我得傾

群農已作觸藩羊人語車聲日夜忙
肩寸步雲從北海十分好句屬南昌

罷琴聽我一言田民物如苗吏草然中
有豐年無限意何須矯首問雲天

送隱上人還玉峯三首

故山爲我小遲留楓落吳江冷不收歸去不知身是
夢看燈相對說它州

西風已捲冰猿冠人語溪聲亦少寬家有如山牛糞
火爲君煨栗勸加餐

出郭聞百舌

故園何事最關春，百舌枝頭獨衆禽。
料得萬花潭不睡，聽渠說盡落星心。

有懷山行

慣識春山第蕨甜，祇今病枕亦難延。
杖藜夢入僧窓去，鉢飽茶香最可憐。

艤舟南渡有懷

徒得潮生已夕陽，藥爐無火正寥涼。
榜人笑指黃金骨，夜半應須解放光。

郊外即事

春水人家綠繞門，晚風榆柳自村村。
一聲牛背鳥，鹽
角鐵作行人也。斷冤

寒食

梨花吹雪渡清明，天亦那知倦客情。
一院春寒無著處，費鶯欲訴不成聲。

墨梅

此花黑瘦固應爾，用盡龍月溪雲心。
鄰家羌笛莫空事，春在洞房深更深。

送于制幹二首

陰陽家

十年閑讀古人書，不爲山川貨可居。
便有風聲生屐

齒王侯同在一丘塢

一笑無煩論古今，就中首肯即吾真。
君今正與司南合，直指何曾更問人。

次韻孫季和知縣游西湖

何人變冰匏弄趨春，畫臍東風有底急。
不容縠紋平堤柳，陰直鷗鷺時令井。
無端擢謹發驚飛度，微明山固以畫勝。
湖應以詩鳴，雲烟小潤色，草木同欣榮。
憶昔二妙俱中，有五字城打門。
看脩竹拄杖時一橫，鱗差幾飛觀。
幽花亦多情，老眼眩金碧，何年費經營。
應憐處士家鵠水，大瘦生臨風。長嘯荒田絕人耕。

送樓尚書

或魏

九關何爲縣荒荒，鸞鷟不汎爲津梁。剛風一上九萬里，我豈無因來帝旁。君看玉皇香案上，臣有抹月批雲章。春秋自與易表裏，九師三傳俱亡羊。人言夫子身九尺，我謂椽筆聊相當。斯文豈不妙，一世如御琴瑟思。更張太夫人，今八十六百拜上賜。千秋觴朱旛，阜蓋映華髮。鼓舞萬籟爲笙簧，如聞民病思藥石。可忍歲飢無稻粱，梁行行不待勸報。政會有詔書，來未央。

送松上人西歸兼呈去僕隱君子及其家

賢子姪致馳仰之意去僕方舟之子松其

姪

白雲二十七倒跨楊岐驢相當子歲年九輓千乘車
佛法全盛日南方即吾廬後來鑿空輩一一人爲徒
誠貧苦遠遊苦輶費無餘百飢僅一飽抱病幾亡軀
是病何所起爲藥當何須不如速歸休問津於故吾
方舟有家學放光照西都寄聲爲多謝勿謂今無書
義肩舊時月夜夜來東吳

送燈老住翠山

我家凌雲君蔣城古佛小大猶弟兄我凝妃佛君甚
武一日放光來四明人皆謂君佛出世趺坐說法如

雷霆翠山自古龍象窟春風十里開林坰鐘聲况近
王謝宅一見爲君須眼青全提佛祖未後句無敢吾
事由叮嚀扶搖直上九萬里頃刻變化搏青冥

簡史子由主簿時在象山曉行海濱視海
山煙雲籠絡有若圖畫因成七言以呈聊

同丁笑

曉行雲海意蒼茫晝入王維鴻鴈行烟樹屏山分遠
近風驅沙鳥認微茫筆端應有鮫人淚句法仍搜墨
客腸日暮歸來欣有得眼空當不數瀟湘

王大卿挽詞三首

白璧連城重，黃金百鍊剛。
固應須潤色，肯爲世低昂。
議論傾餘子，聲名徹上方。
馮唐元未老，歸計已匆匆。
少日佳公子，中年古吏師。
霜嚴公事畢，韻勝客杯遲。
詩律曹劉上，心期籍湜知。
用公渾不盡，一世有餘悲。
生處誠吾事，園林正及時。
乾坤身老大，兄弟日追隨。
生死真譚笑，遇逢類別離。
小樓今夜月，照我淚雙垂。

丹丘春夜感懷

雨歇花梢月正明，一川漣是杜鵑聲。
此身漂泊知何處，蝶與莊周夢不成。

和史太師蠅室三首

帳暖窓寒不願餘一床翻覆舊時書寸鱗尺瀆尋常
水老子而今非故魚

伊雛閒人晚自賢等將身世付累空春風猶有著英
會未必飢餐困即眠

卧聽花數寶篆灰坐看野馬與塵埃有時笑入暮聲
去千騎雷奔輓不回

橘洲文集卷四

三

橘洲文集卷第四

橘洲文集卷第五

記

蘭坡記

蘭有國香人服媚之此君子之事也予旣滋蘭之九畹兮樹蕙之百畝此騷人之事也蘭生深林不爲無久而不芳此牧豎樵蘇得以凌厲摧折予故以屬野老之事也蘭一而已用於國羅於戶庭根於山林無往而不極其妍從昔五羖大夫之賢有所不如也蘭亦何有也載於傳歌於詩取於離騷無實而不副其華雖子雲相如之工有所不及也蘭可貴尚也可以

僕辛夷而目杜若，鞭策江蘿薜，蕪無賢與愚，皆知其爲清麗發越方。蕙風旭日之旦，泛然宗光郁然清芬，如從游夏輩出入乎道德文章之林也。蘭有一莖而一花者，凡綠葉紫莖素枝皆其昆弟朋友族屬亦有一莖而數花者，楚人謂之蕙，皆能全沆瀣之正，亡雪霜之辨，後先憑藉於春，皆此宗也。余將爲佩爲帶爲車爲屋爲舟爲槳，返靈均之憂思，而與羲皇上人容與於造物無窮之鄉，豈不休甚！仲尼聞學佛者以蘭坡自名，所居藝蘭，屋壁畫蘭，猶以爲未也。將買山百畝，蓀松竹以印歲寒，其下種蘭，如春畦蔬，如夏插秧，日

夕見蘭，起居友蘭，庶幾與蘭同薰也。余聞古人不三宿桑下，以閑其住著視身，如墮甑廢井，無一毫顧戀意。道人不當厚於蘭，雖然，蘭無聲色以移人，而臭味亦復近道。况根塵鼻觀皆可以發吾機也？從是而入道焉，蘭何負於余仲開宜勉焉。

焦山延壽堂記

叢林老病荒裘之地也，百丈憫此，剏爲延壽堂，床敷厚溫，牖戶寬爽，供給使令左右畢出，惟少與健者不得，而與也。自都城下京口，兩峯屹立，波面所謂山圍屋者，焦山也。山故海窟，世世皆有道者尸之，四方鼎

來如水雲合。今住山朴菴性公赴太守待制陳公之招周旋逾年。眎山之壽老堂自靖康至今多歷年所。屋有震風凌雨之患過者未嘗問焉。公於是命執事相與經營輪奐一新。老者居之。如入寶所。病者得之如飲良藥。有來觀者。心目適悅。朴菴曰。吾道蓋是也。使余撾鼓掉舌。號令佛祖。指撏人天。而老病有時乎。不聞。今此堂朝明夕昏。夏涼冬燠。木章竹箇皆代余說法。寺七所得與法喜禪悅等堂不壯哉。朴菴書來。屬余記之。因書以爲記。

雪牕記

樓漢卿新闢雪牕以書走橘洲曰吾作雪牕將藏書
數千卷日與昆弟朋友究觀講解以潔雪肺肝以滌
平生舉字之塵子爲我記之手曰夫山川出雲三時
所以爲雨雨不至則爲虐過則爲濫其雨於冬則纏
然爲雪雪先集爲霰既至爲雪雪片六出大者如掌
細者爲鵝衣或以爲鹽又以爲絮飛舞零亂時有近
久意左丘明書平地尺爲大雪蓋南方堆積戶庭幾
月不釋北方到簷至有折膠墮指之凍詩云兩雪灑
灑見明曰消是客誌其畧也雪何自而有也謂之天
巧則不然正隆冬祕藏陽固而陰泄雪亦雨也雨自

天降以陰乘之，憑虛而始凝。故數止於六，理實然也。
方疎疎密密，葉間有聲。童稚婆娑，農婦舉手交
慶。桑疇麥壠沃衍，千里詩人墨客。陽春白雪，歌臺舞
榭。酒壘茶竈相與用事，此雪所以爲瑞也。雪固如是
而書亦有是哉？聖人之道，循環於無端，故能一日而
行四時。豈有終極？唐虞春也，夏商周夏也，秦漢迄唐
秋也。老聃列禦寇莊周之徒，冬也。聖人與天地準，雖
堯舜未嘗無殺三代。刑賞並用，猶能以忠厚主之。後
世大德下襄治亂興廢，各因其君之賢不肖，生民之
患深矣。三子者洞眎本末，發爲道德之言，使民復返

其初自是而至堯舜，豈不偉甚！吾故以沛澤爲雨歛，
藏爲雪下，而至於諸子百家稗官小說得之，而失之。
舉皆墮吾目中，雪窓中人當作是觀也。昔人讀書貧
無以繼夜，至有聚螢積雪者。漢卿亦未至於斯，以雪
爲名，以書爲實，當使實厚於名，可也。盛世之瑞，予切
有望焉。

四明章聖如來像記

苦心即佛心也。佛心一故，雖千萬億佛相好則同，而
人有以紫金光聚其身，特其粗也。視得佛心者，惟大
菩薩爲然。聲聞則能脫畧生死，出入變化不測。其於

佛心則有閒矣故羨惡豐額畧與人同左丘明謂人
心之不同猶其面焉亦是理也吾佛則智慧海也功
德山也磨頂至踵皆光明所流出故有天人駿奔龍
鬼禦侮其道則不可得而名言也後世學者神而明
之思見其師而不可得故嚴其像以事之如吾廬之
有祖考焉非爲徼福也世人之具佛心者皆不言而
化不約而成或謂匹夫匹婦不難於簞鼓橐籥之至
疾痛死生有不容僞者奚爲呼佛而呼父母也佛猶
穀稼也井泉也凡天地所生血氣所使鮮莫不飲食
也有以飲食爲傷生害人者非愚則狂而已吾尚何

言卓聖古道場有唐閻寶中嘗命天台韶國師之子
慶光主之光即曹溪十一世孫叢社之興已基於此
至國朝乾道丙戌仍復革律爲禪其間興廢相承以
子相襲蓋不數也獨數十方住持自從本以還其次
法平其次智波又其次法瑄今爲四世矣後先所立
皆百丈成法重以土木堅好可支數世皇子魏王臨
鎮此邦之日爲聞禮部異時佛魔反覆之論至是屹
然如山故祠以祝之瑄能忍可安輯其徒可謂至矣
院舊有殿守約所建法輪堂中智波易之法瑄像之
有修職郎小溪朱昌旦捐金於我合塑釋迦文佛丈

水心文集卷三
殊普賢飲光慶喜及二天像九十七軀靚妙端嚴無異
祇園說法時也童溪信士崔子賢舉家瞻仰歎未曾
有投誠繪像者半復自踴躍願謂定光二十比丘法目
行滿者曰靈山一席非我與子而誰目汚然之繪
像亦二餘天即我所成也噫像設之來尚矣自大迦
葉嘗於過去佛世修補蓮華座佛像塗以金世世身
金色光謂之金色頭陀拈花破顏即此老也瑄嗣其
法者法固如是而事亦當然世衰道微人益渝薄日
去聖賢遠甚曾不知舜人也佛亦人也非有四目八
臂以驚世取譽舜可爲佛而獨佛不可爲舜哉古之

人心同道同而教不同其要不過使人遷善遠罪自是而至於佛猶一扇信之間佛者識之舜則有家法也瑄以佛事之盛求記於予予方愍此寂寥故不得而默淳熙十五年仲冬初吉橘洲寶曇記

台州白塔寺三自觀音記

三自觀音者即楞嚴八萬四十清淨寶自之所宗也大士從聞思修入三摩地聞即聞自心也思即思所聞也聞盡思復無虛空無實際唯吾子觀世音此觀世音與未見先佛時後觀世音特無有異謂之如幻三昧以如幻智作如幻事上至諸佛下及衆生雖木

異山靈蟲蟠肖翹應以此身得度者悉現其身而度脫之此保壽所刻觀世音即菩薩自謂聞熏聞修無作妙力之明驗也國朝天聖中有木浮於海隨波上下遇客舟傾險則往往近人或憑依遂脫鯨魚之腹如是累歲不以爲異一旦逆潮而上泊院之址病涉者輒航以濟流而復還沙門惟諒旣濟異之莫知果何木也舉而曝諸祠下若雲蒸霧滃邦人聚觀鬚髯似丈而服冠簪者是丈有光如月燭院之淳圖諒知其不凡炷香乞靈祈爲菩薩像匠石傍睨若有相之心與手忘斧斤一施衆相具足秋毫無取於它木

最爲吉祥。諒集沙門而落之。屬方凝睇中。菩薩廣額。
間裂開。一目如梵書伊字。不並不別不衡不從。加以
纖長端媚。世音蓮華。靖妙莊嚴。不可名狀。寰海內外。
聞者來賀。自是三日觀世音像。東夏具瞻。水旱歲時。
有昭輒應。雖鐘聲谷響不足以喻。宣和二年冬。睦州
寇方曠嘯聚山谷。群行犯城邑。所在備禦。賊用人於
鬼血以釁鼓。虐焰熾然。朝議大夫李公通守是邦。聞
三日觀音靈感著明。即與太守趙公命像設於堂。令
郡僧誦密語致禱。呻吟動天地。頓首不置祈。爲斯民
福。明年春。賊圍城。城中危急甚。若蹈水火斯須不可。

活公危坐誦菩薩，一出入息不知幾何聲。時有小吏朱棠屬公，隸夜夢一嫗貧窶至，臂一籃以詣公堂。馮倚而呼，棠曰：「公安？」在棠曰：「方保障後山。」嫗曰：「爲我語公無恐。」次日賊當潰去，棠覺以告公。公喜曰：「此菩薩告我。」也援兵未及至，而賊無故奔潰，果如嫗言。夏四月，賊再臨城，公於菩薩益拳拳，不復賊慮。城得以全，朝廷以公有顏平原之功，而無顏平原之禍，即命公直秘閣，賜紫金魚袋，就以軍州事付之。丹丘之民，視公爲父母，至今祠之於戲公之心，即菩薩之心也。嘗謂一人之身具兩臂兩目，已不勝其用，施之三四。

則必爲已憂。況八萬四千不翅毛髮之多，其爲顛倒
脫畧明矣。余蓋以是權衡成佛之本，不越此刹那間。
此一刹那即菩薩證極聞思修慧之時也。三慧圓極，
三德圓成，三苦斷除，亦菩薩三目頓開之意也。經不
云乎？非唯觀世音，我亦從申證。豈公之謂歟？後七十
有二年，公之曾孫通直郎直柔來倅，是州適繼公職。
寺僧有以舊記未刊來白公者，文字舛陋，唯顛末尚
存。公愴然復命記之，亦太子與先秘閣公之意也。年
月日橘洲老僧記。

雲龍院記

祠諸水濱利病與水相關也。凡飲食必祭鐘鼓必禱。皆斯民之爲也。民方耕耨於水，水實司其命。東海之側，魚龍嘒毒，成霧其醞著人，其水不可用。用輒生物槁死，故嘗用之於湖。湖大以豐，七鄉之田仰足。於是故湖有堰，堰有港，港行如篆，如絡脈，如蛇穿龜，見於江之腹背，遇與江會，則碶以縱水，以免夏秋澑潦漲怒之虞。以閑晝夜，官潮奔突之患，是不可一日無碶也。碶有屋，自熙寧邑簿黃君宇始。屋有僧，自黃君所命守賢始。賢事佛如律，施人多歸之廣。其屋爲若干楹，以安龍之靈，以臻集其徒侶。水阜有禱禱輒立。

應民寶鑿之建炎兵亂淒湍公私掃地赤立而此巋然在虛焰一夕而火豈非數歟祖文師者手拾瓦礫縛數椽於獵獵狐鼠之場屋山危如可憐也有中益道光者銖積寸累僅成寶坊光沒以授其門人推次蟬聯謂之甲乙了達是也達佩其師之囑惴惴焉惟恐不得一席伽藍爲深恨太傅大丞相魏國史公載立諸朝達抱文書叩公以請公曰此新令也不許達請堅甚公哀其誠爲索臨安得雲龍廢佛祠以額畀之故於壤碑察今爲雲龍新刹刹宜有記達聞示在公之綠野焉書其事以侈公賜余聞事之在天下也

默與道相終始視一世無有特起之事也事有本末有小大古之君子一執其本如藝尺寸之木於手仞之丘植根既深得地亦固風雨霜露傲睨凌轢吾親見其不拔矣知後日之百圍千尺勢所當然若區區日計其有餘月憂其不足則吾未見其末也本將如乏何昔人湖以溉田碶以防海固操其本矣而賢又屋以爲刹子又傳孫事雖不同有能憂國如家如賢與昔人均此心也達傳天台教嗣前白蓮戒應師演說有源檀越徐氏施膏腴二十畝爲茲山有田之始皆一時勝事故爲之書年月日竹院老衲記

澹齋記

君實以澹名齋，余固知其說也。世人嗜好汨其外，思慮賊其中。吾方泊然洗心於澹，將以壽斯文於一世也。故余得以申之。夫人必於山巔水涯澗谷林莽鶴鷦鷯之所，瞻嘵烟雲草木之所，變態晴耕雨耘，漁引樵唱，逃人而後爲得。吾知其倦而歸非澹也。有以便齋曲机琴書橫列，茶煙篆纏，賓主燕嘯窮天地事物之理論，古今得喪成敗與君臣父子相生養輔佐之道，辨性命道德文章禮樂之旨，劇談而後爲得。吾知其虛而歸非澹也。彼聖人者，以道聘諸國，困於衛。

辱於宋厄於陳蔡然後歸而刪詩定書繫周易作春秋其心嘗與堯舜禹湯文武游於廣大寬閑之鄉如張鈞夫如奏韶濩非澹歟有顏氏子者簞食瓢飲以聖人爲師故夫子有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之詞其於壽夭死生則若嗜艾興昌歎非澹歟下而至于曾子子思自一而至中庸太明聖傳如五穀養人而無膾炙如太羹元酒而無和具非澹歟雖然天資有淺深聞道有廣狹自吾登高臨深而至于燕處休暇以曾子子思而爲橐籥爐鞴千燄萬煉而之孔顏譬之精金最後入火無復一豪之失此余所以望澹齋

之意澹齋嘗習經傳矣晚讀老子書今方壯齡負先
大夫閥閱之寄將游窩於世余恐其流爲枯槁澹泊
故以聖賢事業而發明之以爲君實澹齋記君實名
某宗室之賢者云年月日橘洲老衲記

菊泉記

在禮季秋之月菊有黃花在易井九五井冽寒泉食
此天地草木之有恒德君子以壽其親也菊泉居士
藝德於密如古良將無智名無勇功一子擢巍科一
子方興而未艾殆天相之也居士如原憲之貧藜藿
窮閭處之若廣宮太廈性與泉石會雖在郭郭必鑒

并而居。四明土無三尺餘泉，輒觱沸而出，二子遼泉，
蒔菊數百本以供燕游。居士飲泉而餐菊英，齒髮堅
好，家有書千卷，手自翻覆，已爲殘編斷簡矣，而精神
華滋，沉浸涵育淵然有光。居士不以治世而以治身
不以正人而以正心也。心術之妙，古人論之甚至，心
至虛也，何術生焉？自吾有以蔽之，而後天隱而人顯，
所謂邪正真僞之辨是非賢否之別，從此分矣。是故
君子任道而不任術，恐其爲小人之歸。王公何苦爲
之居士，乃自信若此，必有能辨之者。余嘗考神農氏
之說，見南陽鄧縣有泉而甘，泉上皆生菊花，花墮水

中多歷年所故泉味爲變居民飲此無不壽考菊泉殆類是歟居士姓某名某二字某爲此說者蜀僧某

洞山寘田記

言田其佛之末世歟佛大聖人顧方食時即與其徒人持一盂詣舍衛木城饜飽而歸趺坐宴如也佛滅度已比丘猶有過午不食得道者亦無是數世之後道人始有厭聽鐘鼓之患矣雖然法固顛朴而世亦如之異時以黃金爲泥塗眎太貝明珠爲瓦礫者豈復有也謾曰河滿則井盈河竭矣井烏有哉吾之田亦豈得已也洞山古刹昔嘗飯千指而不煩一犁犧

非以繩爲田，以施爲雨。乎歲時變遷，主者勤勲曾莫
支一歲之食。有先住持正昇者，築並湖之田一十畝。
智明者，剏淨土院亦售田若干，惠球用力甚勤，一豪
之施亦等心受之。不爲薄厚，欣戚意，勸人禮拜，什伯
爲伍，人輒數十錢與之。遇施之豐不過木一章薪一
輿，貿易爲田之助。太丞相魏國史公揮金成就，後先
所賞，幾一湏於戲亦可謂盛矣。住山思覺道俗緣勝
內外無異，詞師資同出魏公之門。球固德之，而覺亦
賴球也。譬若一人之身，肘股相衛，奚事而不濟哉？若
夫巖栖林壑之幽，土深而泉冽，則有昔人之勝游在。

余不得而記之以俟來者年月日竹院老衲記

石橋記

士之抱負奇偉而方軋於用，失處事物之際。如御琴瑟，必更張以自怡。余嘗以是閱人，而亦以自信。吾弟可宣住山五年矣，不動聲氣，而昔人聚墨之室，燁然有光。嘗苦出門，與牛羊鹿豕爭道，遂裂徑松之半鑿而爲池。泉池並深，萬峯低昂若撫其影。又築亭池上，爲橋與亭通行，人往來晦明變化，如在西湖清鏡中也。先是頭陀某人，幹夾道之墻而壘漫之，至是則天矯，如兩白虹下飲於池矣。宣自扁爲石橋，謂比有趙

州南有天台皆聖賢所棲止吾意誌公之視五百大
士猶淮陰之與噲等伍也宣與石橋當此自傳山亦
因人當自此重難無余文可也池廣若干丈輪半之
亭與橋若干楹用工於紹熙庚戌之秋落成於其冬
十二月宣漢嘉人出世常樂其設施未究一二云又
明年四月記

雪竇普門莊記

斷崖飛瀑江浙皆有之列禦寇之書載呂梁懸水三千仞是宋魯之郊未嘗無此偉觀也唯茲山得以名天下豈非其人哉故吾雲門三世孫明覺顯公碩大

光明是能，與山爲不磨也。山古龍象宅，竟明覺之世，
世嘗有久，因方雲霧不下，二十指僕僕走，檀施以足，
農夫之耕僅可支，一歲執事者其危如幕燕比丘蘊
信奮然矜之嘗撫其床以語人曰孰勤勞是孰宴安
是已而摩其喙曰所不能飽者有如吭即起行海濱
規塗泥以爲田竟終不免蛟龍之怒，號歲慘日，至老
無成功，遭廻餘年，一至江介，有褚君者，越之餘姚人
也，聞比丘自山中來，延至入戶，客未及語而主人之
田已心許之，夜分更僕論，齊年之交，旦日與之行田。
人牛屋廬舟楫，未耜無不畢具，歸袖未釋而公私券

疏鼎來比丘蓋張本於斯馳驅十年止明越東西州
而化事畢奏爲田五百畝斛米如乏爲屋一區小大
二十楹倉廩出納在是凡器用一切堅好中塑補陀
大士爲善才咨參像結歲晚香火之盟寶住持雪菴
瑾公勸發之足菴鑒公捐法施振成之雪林彥公克
終之太師魏國史公本末護持之於戲盛哉嘗論古
今人事之不同物亦異態雖山川草木亦有時而盡
至於雪霜風雨二歲之休戚往往變故不常而人執
告以御今是猶按圖而索馬也佛者依人而住彼固
不足我烏得有餘以時考之則擊壤之歌當與頌聲

並作而吾老矣恨不復見今信公飢不暇食困不暇
車如水火之求昏莫扣之門戶可謂難矣今幸其
成如此是誠學道者成佛之基余壯其規撫嘉其志
力嘆其時之一遇遂供茲山無盡之求雖然山可夷
而川可迴而吾心不可侮吾心即佛祖天地之心也
以是臨之雖更十萬人閱數百世不可得而易也其
可廢諸信以余知其心故屬余爲記紹熙二年重陽
日橘洲老衲寶曇記

惠安院復多方禪院記

禪律均爲佛者而肝膽楚越何如家世中微爲法僧

度之人其道不能昭徹至有僥倖一遇以欺世盜名者如人元氣不勝而客邪得以憑陵彼蟻聚蜂區草門圭竇是不如律者所舍天將假手於我而使奮除之如踐豺狼之群必爲所噬顧吾禦之之術何如耳惠安爲古禪苑中更甲乙一人自齋處於其間故郡侯吏部岳公爲聞諸朝復還舊物待制紫微陳公力與振存之其徒纍纍猶有惠失之舉今太守殿撰高公大卿洞視其原誅其尤無良者故浮議帖然以定自是如砥柱無復動搖矣噫天下皆佛利也惟古今名勝地禪者得以尸之若其鞭笞象龍摩訶佛祖吾置

而不論。至於鬼神呵護之所，蛇豕蟲蟠之域，山靈水
怪草木附麗之地，皆能受約束，嚴規誨，後取以相從。
退舍以相避，唯恐其後。彼何修而得之？如仰山化二
龍之居，珪師授，嶽神之戒，載之傳記，接之耳，自可攷
而不誣也。今惠安據湖山之右，宮室閨觀皆具體而
微捷，稚鼓鐘一新於前日，住持性公從吾先大慧游
矣。夫矣徧見方外老宿晚嗣，別峯印公昔與余同門，今
猶子也。適當籍籍紛紛之日，不動聲氣，能致王公太
人爲金城湯池，余將見其侈大。吾宗不獨一惠安也。
性公名宗性蜀之遂寧人，住山會三年，求余文識之。

以示來者。若夫荆院顛末叢林成規，請自今始。紹熙
三年七月休夏日橘洲老衲寶曇記。

寶雲院長生庫記

祖師自鷄林來，首訪螺溪，盡得天台之道。復欲航海，
太師錢公固留之。使者顧公亦舍其室，爲師傳道受
業之所。故法智慈惠，二大士從是出焉。今寶雲之居
邦人目爲通師翁道場。是也。其間廢興相襲，不得而
詳。住持塗公坐席未溫，首斂巾盍以佑於衆。得錢一
十萬，內外道俗又得錢十萬。太師魏國史公捐國太
夫人簪珥以施之。合爲利益長生庫，以備歲時土木

鐘鼓無窮之須後五年建大講堂半取其贏以助工役實其志也瑩公性質直而御衆以寬寶雲初歸有侈心者輒起重輕之議至有僧吏怙權以撓之權虎而冠傍人爲震懼而瑩自若也太師魏公知之至是則人皆悅服余聞吾佛捐軀以求道無一芥子許地空無佛身至空劫塵積之初所謂草樹巖崖成道利生之所率先成就此豈智術所能致哉今寶雲膺焰之餘才一申一子而氣象復還舊觀此瑩之心與昔人頤轂俱馳而不忘也後世因循苟且之事瑩耻而不爲如石之堅如地之載其所植立如此故余不得不

書堂嗣東堂元惠師名宗瑩云年月日橘洲老衲記

大悲閣記

大士因心而有聞其始忘心也因聞而洞證其次遺聞也因證而成正覺然後忘證也遺與忘一也如見與色忘聞與聲忘身與覺忘意與知志均是忘也而眼得之國土山河草芥全畜一念俱了無此色無它色如臨鏡中如見面像如十日並照無色而不燭也耳得之水鳥樹林竽磬琴瑟子應俱了無一響無餘響如入空谷如擊鐘鑑如萬竅皆作無響而不應也身得之衣被濯磨冠履服乘一體俱了無是觸無非

觸如薰衆香如食好蜜如卧衆寶窟無觸而不應也
意得之天人梵魔心意事業一念俱了無一法無多
法如隨色摩尼如海印三昧如暗室無盡燈無法而
不見也是忘也雖見聞覺知亦莫知其然也世人足
適忘履腰適忘帶彼猶有所適也見聞覺知不能學
波羅密亦不能學佛功德而猶成此不可思議事況真
不思議清淨圓明者哉故能一身現無量身無量身
復現一身凡諸菩薩所能我悉能是其中一首三首
乃至八萬四千爍迦羅首二臂四臂乃至八萬四千
母陀羅臂二百三自乃至八萬四千清淨寶目其數

與衆生業等，塵勞等，亦與菩薩行等，總持等，心數無量而，
未有也。方其用時，則心與臂忘，臂與目忘，目與手
忘。千臂執持無異，兩臂之置，千目照曜無異，兩目之
鑒，千首屹立無異。一首之獨此首，殊特如敷百千優
曇鉢花，此臂光明如煥，百千闔浮檀聚。此目精瑩如
現百千帝青寶海，自此以往，心許路絕，言語道斷，唯
佛與佛，乃能知之。然吾嘗目眩一身，所有髮毛，其數
適有八萬四千，不衡不從，不壞不雜，亦各有道耳。彼
固不自用也，而吾用之與無用同大，而至於眼鼻舌。

身其拙於轉圓，左右前後未嘗不得，而忘也。大抵地水火風之合其間已有能有不能以衆生之身而況菩薩之身，不啻秦人之視越人之肥瘠亦有間矣。忠州報恩光孝禪寺舊有傑閣中安千手眼大悲像，長老可真來主寺事，屬余西歸過之，可真炷香言曰：真無消埃之力。於閣際大士有媿公爲我畧言，莘嚴幻事，直叙大悲變現，本末以開惑者之聽，以慰邦人之心，則真之功不在土木下。余欣然爲記之，後說偈云：

稽首清淨心

譬如淨蒲月

丁身千手眼

一月千水同

方心與手忘

丁臂各千目

一月大千界

此月所不如

河海泉池中

見月百十萬

月不離本處

十月同現前

一身一月真

千臂千目是

月不可思議

首目亦復然

隨諸衆生心

應用日千變

所遇無不覩

所執無柰捐

一手千萬殊

千手一無異

亦不離是手

拔濟諸衆生

衆生世界空

佛刹海亦盡

此千億手眼

如兩臂月初

丁身亦無身

無心亦如是

如是亦不立

方名觀世音

稽首觀世音

第一義如是

卷終